「五卅」紀念專號



紅中文藝副刊

（不定期刊）

內　容

八年間　思凡作

流血，犧牲，罷工，示威游行，
八年前的今日：
震盪着帝國主義宰割下的
奴隸的叛亂怒吼聲；
顧正紅的慘死，
南京路的屠殺，
激發起狂潮巨浪般
幾千年重壓在封建剝削與疾苦下
全國民衆求得解放的鬥爭。

叛變，投降，出賣，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國民黨的各派
滾入了反革命的胸懷；
斷送掉
民衆以頭顱鮮血換得的
勝利果實；
革命的高潮遭受暫時的挫折；
血腥的白色恐怖迷漫着全中國，
秋收鬥爭，
南京暴動，
汕潮海陸豐的游擊戰爭，
在廣州建立了
震撼着全世界的
東方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
八年後的今日：
百戰百勝鋼鐵的紅軍
——工農勞苦羣衆自己的武裝，
幾萬方里的蘇維埃區域，
千百萬勞苦民衆已獲得了解放；
在不久的將來，
創立成蘇聯的弟兄，
第二個蘇維埃共和邦。

八年，五卅的八週年，
戰爭和革命的動亂的八年間，
五卅的血跡還沒有絲毫兒乾，
國民黨更無恥的出賣，
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
兇暴地蹂躪着
滿洲華北與長江沿岸，
瓜分中國的積極，
進攻蘇維埃紅軍的加緊，
——中認民族的危机
唯一的出路，
反帝國主義的蘇維埃紅旗。

「抗日」喜劇　寞冥作

（短劇式的活報）

無抵抗的「抗日」

登場人物：　張學良及其秘書護兵，妓女，日本代表，新聞記者。

地點：　北平

佈景：　一間極闊氣的上等妓館的寢室。

（張學良與一妓女橫臥榻上抽大烟）

張：大烟真是好的東西，要是我不抽這一口烟，我簡直沒有辦法來抵抗你啦！

妓：（吱吱媚笑）：少帥大爺，你太不中用了，像我這樣一個女孩子都抵抗不住，你怎樣在東三省去抵抗日本鬼子呢?!嘻嘻………

張：日本鬼子沒有你那麼厲害啦！哈哈……

（護兵上場）

兵：秘書來見少帥。

張：在外面等一會！

（護兵下場）

妓：少帥大爺，你這次到北京來，特別住了不少的日子，一定抵抗了很多的女子罷？

張（故意）：只有你一個心肝寶貝。

妓：不敢當，少帥，我是不配你這樣來疼愛，聽說胡蝶女士早來了北京啦！

張：胡蝶麼？呵，我怕她，我對她只好抱不抵抗主義，哈哈………

（護兵上）

張：（坐起對兵怒）：幹麼又來了，催命鬼似的　秘書要來見麼？有什麼他媽的鳥事，叫他進來！

兵：是……（護兵下，秘書上）

秘：（手持公文）：少帥，有緊急電報（作掙上勢）

張：（不接）：你說罷，什麼事？

秘：日軍突於今晨開赴北大營，解除我軍武裝，激戰數小時，瀋陽全城現已完全被日軍佔領。

張：（伸了個懶腰）：呵啞，那也用不到大驚小怪，還有什麼事麼？

秘：日本代表要見你。

張：嚇，你真糊塗，怎麼問他到這裏來見我呢！

秘：他說有極重大的事與你商談，一刻也不能遲緩。

張：是不是那個常來見我的那個倭鬼子？

秘：是的。

張：好罷，請他進來罷。（秘書下）

妓（起身欲走）：少帥，倭鬼子來了，我得避開才行。

張：用不着，你在這裏好給那倭鬼瞧瞧我張少帥的抵抗力也還不壞呢　（以手摸妓的頸子面頰，作撫摩狀）。

（日本代表上，與張握手）

日：張少帥，祝福你。

張：祝你天皇健康。請坐。（兩人相對坐下）

日（顧妓）：這是………

張：這是我親近的女友，不必顧忌，有話請隨便說。

日：瀋陽的事情你都知道了罷？你完全遵守約定，敝國政府深致感謝。

張：是的。可是，貴國是否能保障我在瀋陽的一切私產，請貴代表答覆。

日：請張少帥放心，你的財產保存在敝國銀行裏，絕對不會受到任何損失，只要你能始終遵守密約，不准派一個兵去東三省，不准有絲毫抗日行動。

張：那還消說麼?!（兩人相顧失笑，妓在旁呆立）

日（起立）：打擾了你們的好事（笑顧妓）抱歉之至。

張：我對於女友一向是無抵抗的。

日：對女人的無抵抗主義！哈……。（兩人笑）

日：再見！

張：再見！（日代表下）

張（攬着妓的腰并坐着）：任何的事情祗要你抱定不抵抗總是佔便宜的。

妓：怎麼講的？

張：對女人不抵抗，所以我張少帥沒有失掉過一個女朋友，對日本人不抵抗，所以我在東三省幾萬萬的家產，不會損失一點兒，可不是麼！

妓：少帥爺，你開口也是不抵抗，閉口也是不抵抗，你們成了不抵抗將軍啦！那你大烟也可以不要抽了，横豎是不想對人家抵抗哪！

張：小婊子你倒真會說話，和八哥兒一般，咬去你的舌根子！（作親吻狀）——（護兵上，見狀欲退）

張：幹什麼，混蛋！

兵：（畏縮狀）：大公報的新聞記者來見（遞上名片）

張：（閱名片，對妓）：我的一個老朋友來了。（向兵）請他進來！

（護兵下。新聞記者上，）與張握手，與妓招呼）

張：好久不見了，老朋友！

新：少帥，你好麼？還是六〇六麼？

張：（笑）：六〇六和你一樣是我的老朋友，離不了的。

新：關外的事情鬧大了，你總知道了罷？

張：你看，怎麼樣？我是介綿的大徒弟，不抵抗主義！

新：但這不是對女人的玩意兒，這是國家大事，你放棄了東三省，你怎樣說話呢？

張：做通電的事麼？那你替我擬一擬大筆罷！

新：這一回事情太鬧大了，通電是很難起草的！人家都在喊抗日，你卻抱無抵抗主義，這似乎有不通的。

張：爲什麼？無抵抗的抗日才算是抗日哩！

新：（恍然大悟）對啦，無抵抗的抗日，這倒是妙不可當的說法，我們可以拿雞卵

與石頭，羔羊與豺狼的不能抵抗來比中國不能抗日……

張（搶着說）：并且說，中國人應該學越王勾踐臥薪嘗胆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長期抵抗這才是眞正的抗日。

新：對了，對了，長期抵抗，到底是少帥útil高見。這樣一篇通電下去，我相信不但人家對於張少帥不敢放一個屁，而且都要學着少帥的不抵抗主義哩。

張：哈哈，老朋友，不要太替我亂吹了，長期抵抗是老將指示我的，這還不是我一個人聰明啦。

新：啊，長期抵抗原來是南京政府的主見呵那麽這和你的無抵抗的抗日眞是英雄所見皆同。（兩人哈哈大笑）

新：（掉眼凝視榻上燒大煙的妓）：這是你的新寵麽？你的抵抗力還不壞呢！

張：那裏這不是我而是大烟的抵抗力强。（起立邀榻）來抽一口大烟罷！

新：不，我還有事呢，那个通電明天就在大公報上發表，行麽？

張：行！那麽再見罷！

新：再見！（兩人握别新聞記者下）

妓：（向張）這個來那個來，你談了那麽久時間，怕又把你的抵抗力消耗完了罷。

張，（困疲狀横榻上抽烟）：是的，連對女人也失掉了抵抗力，那可不行的！

（本節完全篇待續）

（編者按：「抗日劇」有三節，因篇幅所限，不能一次登完，其餘兩節將在下次本刊上續載，各地劇社與俱樂部可根據這節劇本先行單獨排演。

兄弟不打兄弟

津島

噠噠噠……轟轟轟…………

機關槍發瘋似地狂叫着，冒出去的是一隻隻火的飛蟲；大砲張着很大的嘴，黑沉沉的像一個無底洞，他一聲聲的蹲在地面上，繼續地吐着成羣的火鳥兒。

接連幾天沒有見到太陽了，整天到晚都是這樣煩悶的黃昏，冬天的黃昏啦。從戰壕的一角望着天空，天空是黑的，堆滿着灰色的雲。沉重的恐怖的砲聲，在我們背後徹響着，一直震盪到曠野的邊際。

不時地，幾架灰色的鐵鳥在我們頭上飛過。飛得那麽低哪，我一抬腦袋，猛的瞧見了幾百磅重的炸彈，一個個吊在飛機的翅膀下面。一陣噪音過去以後，天空仍然安靜了下來。可是一點也不含糊的，大概在幾分鐘之後，砰然的巨聲震撼着人和地面，棕色的烟和硫磺氣息息地繚繞在空間。我們聽得見在支那兵的陣地裏有人在叫媽，咬緊了牙關的呻聲，我們聽得見支那兵的肉體和泥土飛濺在一塊兒，像幾萬隻蝗虫一樣。多麽慘哪！

自從「一二八」晚上，在太陽旗和紙紮燈的行列中，在狗長官的欺騙與逼迫之下，我們被送到這大屠場裏來了以後，戰神的巨爪，已從閘北一直伸展到了江灣，吳淞。繁華的大上海是全給燬滅了，像銀座那樣熱鬧的北四川路也不見了。

每天每天，一大隊整不齊的部隊，從營房開拔到前線去都是像我一樣的年輕，全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也許還有老年的母親的。可是每天每天，這許多人都在砲彈下毀滅了。有許多伙計，他們哆嗦着，扯掉了軍服，扔了步槍，想往後退，可是都在督戰部隊的機關槍前倒了下去。是的，我們沒有一个願意打仗的，願意死的。有一天。我看見過三個十七八歲的伙計，嚇得哭，發瘋似的。他們不願打仗，狗長官就把他們拉出去槍斃了。是的，我們為什麽要打仗呢？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帝國?!沒有理由的！支那兵跟我們有什麽怨仇呢？我們全是勞苦工農，全是兄弟，自家人，幹嗎自己殺自己呢？

每天每天，我們瞧見億着血的窟窿，各式各樣的屍體，沒了腦袋的，沒了胳膊的，漏了腸子的，掛在樹上的，壓扁在坦克車輪齒下的，燒焦在木屋裏的…… 這裏邊有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也有支那人。可是我們為誰犧牲？我們誰也不想殺誰，可是大家都給殺了。這是躲在我們後面的人，那些强盜，那些騙子，叫我們去打仗的。我們都死，我們為誰犧牲？

這是一個下午，我伏在戰壕裏，獨自個兒沉思着。這樣的沉思，在我已經繼續了兩天以上了。你要知道，在連續的戰鬥中，有三四晚沒有睡覺了。不消說，也沒有喫過什麽熱的東西啦。我們儘是嚼着那些乏味的昭和二年製的餅干。人簡直惡性極了——只想喝酒。一想到犧牲了的籐田，三木…………還有那些可愛的伙計，我便哭，兩行熱淚往下直淌着。

彷彿是佐孝木的聲音，向我重覆的問了三遍：「喂，你見到沒有？」

我掉轉頭去，他遞給我一張小小的紙片。他興奮的然而憤憤的說：

「說得有理呀，咱們還打什麽呢？」

我拿來一瞧，你猜是什麽，原來就是共產黨支部的小傳單哪。這樣的小傳單，我在東京下野當的時候，早就見到過啦。可是那時候彷彿總是不很懂。現在念起來才眞有味兒了。

佐孝木睁着充血的眼兒，簡直發了狂，他跟我一行行的念下去，一面自言自語着：

對啦——「帝國主義强盜戰爭絕對反對!!」

對啦——「掉轉槍頭，殺死長官！」

對啦，對啦！「回國內參加革命去」！

媽的，還打什麽？要求回去！

傳單散遍了戰壕，大家紛紛議論着。我們簡直忘記了我們是在戰壕裏啦。說起這戰壕眞是個值得永遠紀念着的地方。那裏容納我們這一小隊，那裏我們舉起了反帝的火燄，叛變的旗幟。

槍，是再也不打了，我索性把自動步槍扔在地上。

我們首先幹掉了隊長——那壞蛋，狗東西！我們就在戰壕裏開起會來啦。

「小聲點，我們要派一個步哨把風才行呀」！那個矮小的笛壯的漢子，他睁大着細小的眼兒說。

「不錯，我們還要馬上派人去探聽其他戰壕裏的情形，取得聯絡才好。要不是那樣，我們的力量太單薄」。

不消說，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的。提出這個意見的就是那大腦袋的岡崎。他是不久才從機關槍連調來的。我很早就聽人說，他「思想不穩」，可是我到這時却才知道他是共產黨支部書記。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我們的會熱烈的迅速的進行着，每秒鐘都是緊張的，戰鬥的；每個人都是興奮的，熱情的。我們決定再也不上火線去，要以我們這一連的名義，發表宣言，號召來滬的全體士兵一致要求歸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天很快的黑了，夜幕展着翅膀漸漸的罩住了大地。可是派出去偵察的人，好久却不曾回來。怕出了什麽岔子嗎？

有人談着西伯利亞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一九年日本與列强共同干涉蘇聯的戰爭中，有一團日本兵，正如我們一樣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他們不願意進攻工人祖國，最初的掉轉槍頭來舉行冲破天空的暴動。

「那是皇軍動搖的開始…」，岡崎張着他的鐵顎。

怪事兒，派出去偵察的到這時還沒有回來，別急不住罷。

果然，放哨的急急跑來報告，他氣喘喘的說，雖然在黑暗裏看不見他那慌張慘白的臉孔：

「有許多黑的影子，在我們四周見動，取着包圍的形勢……」

事情弄糟了。狗奇的東西！準是那狗仔去告密的哪！

四周的黑影子越走越近了。不消說，他們來的人比我們多啦，我們準備着，捏緊了槍，要以最後一滴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强盜行為而鬥爭！

我們的步哨對敵人——雖然在上午還是一夥的人，喝了令，他的聲音是顫動的，震盪着每個人的心弦。從黑暗的深處射來一道探照燈光，我聽得武平少佐的嗓子老遠的喊着：

「不准動，動一動就開槍」

媽的，怕了怎麽呢？先下手的為强，我們就開槍啦。

在密密的槍聲中，我又聽見武平少佐的破銅鑼似的聲調：

「你們眼睛裏頭還有天皇——還有武士道嗎？殺長官？你們要暴動嗎？這不給支那兵見笑？快點覺悟罷……」

「覺悟」？他媽的，叫我們去殺支那的弟兄嗎？不幹了！

「不要怕，同志們！今天才是我們為謀自己的解放而流血的日子！」岡崎在黑暗裏揮着他的拳頭。

怕？我們還有什麽怕的！橫豎直的都是流血，為天皇資本家當砲灰可不願啦，可是為解放自己而鬥爭，那就是死了也痛快哪！

戰鬥更加劇烈了，佐孝木在我的耳邊冒語着：

「呵！要是這裏近中國的蘇維埃區域，那多好！那就是只我獨自個兒，也得冲過去啦……」

他的話沒講完，敵人已經冲到我們面前了。又是武平少佐的嗓子：

「你們出來站隊，只抓共產黨，別的全饒！」

「媽的，誰要你饒！我們死也死在一塊兒的！」

「同志們！衝出去！」岡崎下了令，我們就跳出了戰壕，衝上前去，嘴上喊着：

「兄弟不打兄弟！」

啊呀，衝了一晚。一百多個同志只剩了五個。天亮的時侯，我們才發覺自已躺在江灣的田野裏，滿身都是血，槍扔了，刺刀還捏在手上。我們找了一個掩蔽，五個人跪在一起，靜默了五分鐘，向死了的同志，致悲壯的反帝敬禮。

編輯後記　本刊第二期稿件擁擠，而篇幅甚有限，以致不得不臨時抽出插畫，歌曲，劇本等，誠為極大缺憾，然這是物質環境限制，尚望讀者鑒諒為幸。